

“炼制”港大校长



港大注重国际性,校园内有各国学生的身影。

(上接B01版)

“没有别的候选人可以推荐”

有校友指出,西方学界也有熟悉中国的顶尖角色,如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或纽约大学的孔杰荣等,但为何遴选委员会没有选贤与能,而只是找一个对中国完全不熟悉的“二三流洋人”,让学界及不少港大师生为之“可惜”。

“这次选校长,最大的问题是,到了最后马斐森成了遴选委员会唯一一个可以推荐的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可以推荐了。港大曾考虑过很多候选人,而最后关头,其他几位优秀的候选人都自动放弃了。”

一位港大的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香港与内地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是谁都可以预见的,作为香港最好的大学,众多政界、法律界和商界的领袖都是从港大走出的,在影响香港民意、香港与内地未来的关系上,无疑港大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大环境下,港大校长将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这让不少候选人都会审慎选择。

不过,港大对自己的校长遴选制度显然颇为自信。近似严苛的过程和标准,曾为港大选出过很多优秀校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及教育家王赓武及徐立之教授。

2000年,原港大校长郑耀宗因涉嫌干预民意调查,辞去校长职务,此后两年,港大校长职位一直空缺,由副校长、英国学者戴义安代行职务。

因为担任港大校长期间“带领大学度过困难时刻,在提升校内士气及团结师生方面不遗余力,贡献良多”,戴义安还获得了香港政府颁授的银紫荆星章。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雪松说,在这两年间,遴选委员会曾否决过物色委员会的推荐人选,直至徐立之出现。

然而2011年10月,担任校长近十年的徐立之教授,突然宣布不再续任。一个月后,港大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紧锣密鼓开始全球招聘新校长。临时工作小组制定出遴

选准则及程序后,由港大物色委员会物色合适人选,再经遴选委员会做出筛选。

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多出身名校,社会地位颇高,眼光格外挑剔。而港大列出的校长遴选标准也颇为严苛: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诚实正直,全球性视野,展示管理能力,有效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这些年,在选择标准上,公众对香港的大学校长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得同时满足三点要求:必须是华人,必须是名人,必须是个很好的管理者。其实在当下环境中,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傅华伶说。

为了保证能网罗到最优秀的人才,物色委员会委托了猎头公司,并在本地的南华早报和海外的期刊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广告,还邀请了超过五百位港大成员、学术界领袖、教育界人士、顶尖院校校长帮忙推荐人选。

为保证遴选公正,在选拔校长过程中,不同阶段,工作组和委员会担负着不同的职责,而且有严格界限。港大发言人对齐鲁晚报记者表示,前香港立法局议员梁智鸿医生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按传统出任遴选委员会主席,却不是物色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参与物色工作。

最后,物色委员会曾收到超过30份推荐书,人才物色顾问也收到了30份直接递交的申请书。

不过,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开始招聘时,很多人会有兴趣,但锁定三五个人后,大家可能会知道谁要来竞争,候选人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如果觉着自己当选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有风险,可能就会退出,这说明香港和港大的吸引力在下降,不是非要挤破头到你这里来。”傅华伶觉得,现在港大选校长是卖方市场,而非买方市场,有候选者主动放弃了港大校长角逐。

经过与猎头公司的先期接触后,今年7月至9月,马斐森与遴选委员见了7次面,最终被遴选委员会确定为唯一的校长候选人,推荐给了校务

委员会。

事后,校务委员会主席梁智鸿承认,内部却有不同的声音,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马斐森的资质满足五个遴选标准。

“师生参与度 and 关注度很低”

找到了马斐森,港大三名重量级教授卢宠茂、程介明、陈婉莹却先后向他“说不”。

“对香港、内地及亚洲欠缺经验认识,属‘无知’;不懂中文,难与香港及内地社会各界沟通,属‘无能’;不为港大放眼世界,则是‘无心’。”当时远在海外的卢宠茂将这条评价短信发给媒体,表达了对新校长的不满。

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总监兼教授陈婉莹则发表公开信,直言对马斐森的资历表示质疑,“他有五年医学院院长的经验,不能说是资深;布里斯托大学和港大的比较,媒体已有述及。值得探讨的还有他对香港和亚洲事务的一片空白。”

陈婉莹指出,华人和非华人虽不是选择校长的标准,但资历非常重要,“资历不限于学术成就,也包括社会经验和背景。”她批评,马斐森对香港、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有关经验近乎零,国际经验也限于非洲。

显然,在外界看来,学术地位二三流的马斐森似乎难以与港大校长相称。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港大校长排名第三,仅次于特首及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除了数百万港币的年薪,还享有丰厚的医疗、退休福利,自己及家人可以免费住进香港富人区的别墅,配有牌号为HKU1的豪华专车和司机,如果有紧急公务,甚至可以警车开道。

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高雪松觉着,港大校长举足轻重,是掌舵人的角色,要领导学校未来发展方向,负责跟社会各界联络,进行筹款,协调各学院之间的调整。

“港大的管理是比较西方的管理,校长一个人负总责。这个人的选择结果,将对整个

学校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傅华伶看来,港大尤其难管理,校长不得不为此牺牲学术研究,要当好港大校长非常不易。

而近年来,不只是作为龙头的港大,香港各大学需要更替校长时,总是出现一些争议,而且校长还容易卷入政治风波。

在香港如此政治化的氛围中,连丘成桐都对港大校长一职敬而远之,甚至同情起港大校长徐立之。

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何式凝在港大工作了二十多年,感慨今非昔比。她还记得徐立之校长刚被任命时,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和加拿大籍华人身份,让他得到广泛的认可及赞誉,并未出现马斐森被任命时的争议,现在确实复杂得多。

至今外界还在持续热议,但大部分港大师生其实对这次校长遴选并不热心。多位受访的港大学生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师生们对校长选举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很低,自己也并未给遴选委员会投过票。

而在此次选择校长过程中,遴选委员会特意首次增加了学生代表席位,学生代表有一票的决定权,跟学院院长、教授等“平起平坐”。

但政治似乎不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一位港大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她看来,港大师生已经不再关心学校事务,“我们每天正在讨论的都是钱和地位,大家都在追求名利。教授在讲课时也是倡导这个,学生也知道名利很重要。”

港大是以学院为主体,各个学院较为独立,傅华伶说,相比校长人选,很多人毋宁去关心自己学院院长由谁担任。进行选拔院长工作时,学院的负责人员会逐个敲老师的门,询问意见,让老师们参加。而院长候选人也会跟不同系不同级别的老师见面。新校长候选人,显然做不到这个程度。

“港大校长的选举,我只能信任委员会,相当于你授权,相信这个程序。”傅华伶并没有给遴选委员会投过票。

马斐森带来的不会是功利



香港大学新校长马斐森。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马斐森简历中的一大亮点,是他自1999年起,定期到非洲的乌干达等地区做教育援助,对14年中的10次非洲之行,他一直津津乐道。

“非洲很重要,非洲很漂亮,非洲人民也需要很多,所以希望大家多关心非洲。”“我关心非洲,如果以后港大也关心非洲,那就太好了。”在10月4日的校友见面会上,马斐森这样说。

在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何式凝看来,马斐森能做到这种程度,确实需要极大的毅力与坚持。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马斐森24岁从伦敦大学医学院一级荣誉毕业;1992年,他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及1999年,被选为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及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2007年,担任英国肾脏协会主席。

2008年,马斐森成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医科及牙医学院的院长。这所国际性大学创始于187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长期担任该校校长。在2013年的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排在第70位,在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第30位。

马斐森老家人的名次显然比香港大学低了一截,虽然从一个学院的院长升值为大学校长,并不是不可接受的过渡,但是反对者还是将他讥讽为“英国的三流学者”,认为他配不上港大校长的交椅,与即将卸任的徐立之在学术成就上也有很大差距。

反对者搜罗了这位英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与质量。马斐森著有241篇论文,不少被收录于权威学术期刊,H-index(欧美衡量学者论文引用次数的指标)为38。这已是不错的水平,但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校长徐立之与沈祖尧的论文数量分别为374篇和680篇,H-index分别高达78和69。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港大不少师生觉着,也应该给这个并不太老的英国学者一个机会,毕竟港大校长是个管理职位,学术过得就行,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等同于好的学校管理者。

在港大校园里,一些师生渐渐对马斐森有了好感,觉得他敢于接受挑战,平易近人,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并不肯定这个英国学者能否成为港大的精神领袖,但何式凝觉着,在这个全社会都普遍功利的时代,马斐森能在十几年间定期援助非洲,说明他不会是个功利的人,这或许会刹住港大日益加剧的浮躁。

“从对非洲的执着中,马斐森得到了什么,并不好说,如果他这份精力去追求名利,得到的一定会更多。他传递给了港大一个很好的讯号:追求名利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有一些服务社会的理想,并用心去实践。”何式凝说。